

# 爱在碧海蓝天

■倪帅 姜涛

## 美丽家庭

“全天飞行结束，退场！”一天的飞行训练圆满结束，海军航空大学某团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张宇亮松了口气。此刻已是深夜，担心打扰到妻子徐晓婷休息，张宇亮几次拿起手机又放下，最后还是编辑了一条短信发过去。不一会儿，妻子就回复了。伴着夜色回宿舍的路上，他想起与爱人生活中的点滴，心中不由升起了一股暖意。

张宇亮平时话比较少。恋爱时，他对徐晓婷总是报喜不报忧，也很少提任何工作上的压力。为了多了解一些张宇亮平时的生活，2019年1月，徐晓婷转乘各种交通工具，来到了张宇亮所在部队。那天，张宇亮执行任务还没回到单位。张宇亮的战友们热情招待了徐晓婷，让她心里感到非常温暖。

张宇亮飞行训练结束后，又与战友们展开复盘研讨。两人见面时，看到张宇亮脸上疲惫的神情，还有飞行服上那一圈圈的“盐花”，徐晓婷似乎瞬间读懂了他的不易。

后来的一个黄昏，张宇亮牵着徐晓婷的手，向自己的战位走去：“你看，这是跑道，这是模拟着舰区……”

“飞行时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！”看着飞机在着舰区留下的一道道黑色胎痕，徐晓婷对张宇亮说。

“你就放心吧，我们都是安全飞行。”张宇亮笑着安慰她。他没有告诉她的是，舰载战斗机在航母上着舰其实是一项高风险的训练课目，哪怕0.1米的误差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。

这次见面后不久，两人便领取了结婚证。婚后，徐晓婷毅然辞去之前稳定的工作，只身一人来到张宇亮的部队驻地。不久后，她还通过考试，成为一名军队文职人员。

徐晓婷怀孕那年，张宇亮正处于飞行训练的关键期。孩子出生后，张宇亮才休假回家。那些日子，照顾妻子、给孩子换尿布、喂奶粉，他总是尽量多做



张宇亮完成飞行训练后陪伴妻儿。

作者提供

一些，以弥补对家人的亏欠。一天深夜，徐晓婷醒来后，发现张宇亮怕吵醒自己，抱着儿子睡在沙发上……

## 二

2020年，张宇亮在一次飞行训练中，驾驶战机突发特情。他临危不乱，最终安全着陆。事后，张宇亮并没有将此事告诉徐晓婷。

后来的一天，徐晓婷在网上被一则标题为“90后飞行员创造奇迹”的新闻吸引，打开后，才发现事件的主人公竟然是张宇亮。那一刻，她不禁泪如雨下。

“就是前几天训练的时候，遇到了点儿小问题，已经顺利解决了。”当她问起这件事时，张宇亮这样轻描淡写地回答。在那之后，一些媒体曾来家里采访。面对镜头，徐晓婷几度哽咽。她说，自己不能拖

张宇亮的后腿，她要成为爱人坚强的大后方，让他放心去飞。

家人的爱就如同广袤无垠的天空，让张宇亮展开翅膀自由翱翔。年底，张宇亮所在单位举办了“舰载先锋”表彰晚会，徐晓婷也受邀来到现场。颁奖结束后，张宇亮第一时间将军功章、荣誉奖章送给了她。徐晓婷喜极而泣，也将怀里的一束鲜花，送到张宇亮手中。

## 三

周末，对于张宇亮来说非常珍贵。在温馨房间里，一家人一起吃饭、看电视、玩游戏，有说有笑……儿子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坐在张宇亮身上，“三个、五个”不时地嘟囔着。起初，张宇亮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后来，他才明白，儿子是想趴在他身上，让他做俯卧撑。

去年10月，徐晓婷怀了二胎。一

次，部队组织夜航训练。张宇亮完成训练回到家属院时，已是深夜。到家后，他发现爱人和儿子都不在家。正当他准备给妻子打电话时，徐晓婷挺着孕肚，带着儿子回来了。原来，那天晚上，儿子突发高烧，徐晓婷只好独自带着他去医院看病。看着她累得满头大汗的样子，张宇亮眼眶湿润了。

前不久，渤海湾某海域，辽宁舰破浪前行。张宇亮向夜间航母飞行资质发起了冲锋。他驾驶歼-15战机，疾速向航母飞行甲板驶来。电光石火间，战机和阻拦索在甲板上定格了一个象征着胜利的“V”字。他成功了！返回营区后，他第一时间拨通了爱人的电话：“一切都顺利，我回来了……”电话那头的徐晓婷，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在家人的支持下，张宇亮在一次次重大任务中奋飞海天，先后荣立一等功1次、二等功1次、三等功2次。

## 两情相悦

那天，我给妻子陈文靓戴上了融入火箭军元素的定制戒指。阳光下，别具军旅风格的戒指格外耀眼……

我和妻子陈文靓是2017年10月经人介绍认识的。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对彼此很有好感。不久后，我就去见了她的父母。

那天，我一进她家门，先把带的礼物放下，便规规矩矩地坐到沙发上接受她父亲的询问：“家里兄弟几个？父母身体还好吧？单位平时忙不忙……”

陈文靓的父亲曾经当过兵。我本以为他是严肃的“老班长”形象，但他一开口，我便觉得他是一位可爱的“暖心大叔”。陈文靓的妈妈更是和蔼贴心，瓜子、糖果一个劲儿地塞给我，茶水一杯接一杯地续……让本来很紧张的我放松了不少。

2018年底，我们双方父母正式见面。两位父亲都当过兵，推杯换盏话当年；两位母亲家长里短，相谈甚欢。很快，长辈们便为我们敲定了良辰吉日：婚期定在2019年5月。

对此，我有些不一样的想法。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，我一直有个梦想，就是参加国庆阅兵。当我将想法告知四位老人后，两位母亲怕我们两个年轻人会因此分别太久，都有些顾虑。两位父亲却很支持。岳父说：“去吧，我当年参加了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阅兵的国旗方队。时隔35年，你若能参加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，这就是缘分！”他还叮嘱文靓，到时候不能影响我训练。

妻子握紧我的手说：“我无条件支持！”

经过层层选拔考核，我最终走向了阅兵训练场。在那段日子里，一边是一关又一关超常的训练，另一边是一天又一天对她的思念。平时，我们不能使用手机。到了夜深人静时，我就写日记，记录一天里发生的趣事，把酸甜苦辣都写进去并寄给她。“纸上的诉说”如充电一般，第二天，我又充满活力地继续投入训练……

2019年10月1日，长安街花团锦簇，受阅将士整齐列阵，精神饱满地等待检阅。我所在的火箭军方队官兵以战略军种名义亮相国庆阅兵，352人迈着铿锵的步伐通过了天安门，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当我的身影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，妻子激动地流下了

# 婚期

■杭瑞凯

泪水……

阅兵回来后，我们一起拍了婚纱照，一起布置我们的小家，并与家人商量着把婚期定在了2020年3月。没想到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，让我们不得不再次改变计划。

两次推迟婚期，我们并不难过，而是坦然面对。后来，我所在的部队在国庆节前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集体婚礼，我和妻子在战友们的见证和祝福下喜结连理。那天，我对妻子说：“此生无悔披征衣，忠诚保卫国与家，左手牵你，右手敬礼，不负山河不负卿。”



集体婚礼结束后，作者与妻子、岳父母合影留念。

作者提供

# 亲情守望

■解孝来

后来，我才知道，这些丰盛的饭菜是一位亲戚来我家做客，父亲母亲特意准备的。待客人走后还剩下一些，父亲便给我这个“馋猫”送来。如今回想起这个细节，我心里还是非常温暖。

我当兵前，曾在省城当保安。那份工作是父亲四处托人为我找到的。后来，得知我想当兵，父亲依然表示支持：“出去闯荡闯荡，长长见识也是个好事，既然你想去就去吧！”

我报名后那些日子，父亲比我都激动。他有一空就住村民兵连长家跑；接兵干部家访时，父亲一大早就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；定兵前，父亲脸上经常洋溢着笑容，甚至特地请村里当过兵的人来为我传授当兵经验……入伍那天，父亲骑着自行车把我送到县城汽车站。汽车开动时，他从车窗塞进一个小包裹。我打开一看，是我最爱吃的肉夹馍和几个火烧，当时我的眼睛湿润了。

“自从你入伍后，你爸就像变了个人，哪怕不吃饭也要准时看《新闻联播》和军事报道。”母亲曾在电话里告诉我。我入伍后很长时间里，父亲几乎每周都会给我写一封信。当时家里没有电话，再加上我家住得偏僻，父亲担心不能及时收到我的信，还特意到邮局订阅了一份报纸。这样，他在等报纸的同时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的回信。

“好心态决定好状态”“要低头走路，仰着头看人，静下心来做事”……信中，父亲常给我讲人生道理。正是这些朴实的道理，给了我扎根军营的信心和刻苦训练的动力。后来，我被评为“优秀士兵”，还在多家新闻媒体发表稿件，荣立二等功1次、三等功3次。这些立功喜报寄回家后，都被父亲按大小尺寸装裱好，挂在家中显眼的地方。

这些年，我每次回家，父亲总忘不了给我讲道理，“要清清白白干事，堂堂正正做人！”在一次聊天中，我才得知，原来当兵曾是父亲年轻时的梦想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参军入伍也是替父亲圆梦。

多年来，父亲的激励和支持，让我在跋涉中，哪怕遇上狂风暴雨，也能乐观前行。每次离家，就是在亲情守望中，用更加坚实的脚步再次出发。

## 家庭秀

像一只小鹰  
我伸展两翼  
摇摇摆摆  
向前走不回头  
我在心里告诉自己

您刚松开的手臂  
还保持着拥抱的姿态  
那亲切的目光  
在我身后编织了许多  
金色的日子

您嘴角的微笑  
长满了枝叶  
郁郁葱葱  
像极了不远的白杨

李志学配文

不久前，7岁的王周阳跟随爸爸的战友，不远千里从甘肃老家来到小白杨哨所。图为父子俩在障碍场享受团聚时光的场景。

李峰摄

着新布鞋端详许久。新布鞋的鞋底，针脚密密的，还有多种花样……为了纳好这些鞋，不知母亲又熬了多少个夜。想起那“哒哒”声，我就不敢懈怠，白天刻苦训练，夜晚认真读书。后来，我入了党、立了功，还顺利考上梦寐以求的军校。

我结婚后，妻子经常去商场给我买各种款式的鞋，可我还是喜欢穿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。那年夏天，我带着妻子第一次回老家。看到母亲戴着老花镜做针线活的样子，听着她纳鞋底发出的“哒哒”声，孩子兴奋地央求他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您也给我做双鞋吧！”从来没做过针线活的妻子一时无言以对。坐在一旁的母亲看着孩子渴望的眼神，笑着答应帮他做，并保证在他临走前穿上。后来，母亲开始不断给孩子寄来大小合适的新布鞋。

如今，孩子都大学毕业了。我每次带他回老家，快到家里的老屋前，都会让他换上母亲做的布鞋。这既是让已经躺在病床上的母亲稍感欣慰，也为了让孩子能永远记住这份深情。



# 纳鞋声声

■徐俊斌

针引线”。那时候，我们兄妹有五个，一家七口人，穿的鞋子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。

母亲纳鞋时，线穿过鞋底总会发出阵阵“哒哒”的声音。那声音格外悦耳，常常伴我入睡。有时听不到它，我甚至还会从睡梦中惊醒。

高考那年，我每天要学习到深夜，母亲“哒哒”的纳鞋声也一直伴随着我。其间，母亲还会去做一碗鸡蛋羹，热腾腾地端到我面前。而后，“哒哒”声又响起。许多时候，直到我睡着了，母亲的针线活才停下来。

## 那年那时

那天，母亲托人给我寄来一双新布鞋。记不清这是母亲给我寄来的第几双鞋了。看到它，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学生时代读过的那首唐诗：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……”

我出生在农村。记忆中，母亲白天下田劳作，晚上就坐在那里纳鞋底。夏天缝棉鞋，冬天缝单鞋，一年四季，寒来暑往，母亲似乎一直在没完没了地“穿

本版投稿邮箱:bjbrjt@163.com